

# 最后一次归航

■黄勇 本报记者 李建文 特约记者 张建新

暮云飘散，夜色渐浓，云贵高原某机场内，一架战鹰呼啸而起，撕开夜幕。

这是空军特级飞行员王文常飞行生涯最后一个架次。置身狭小的战机后舱，他一如往常般波澜不惊。

脚下，星星点点的万家灯火，渐渐化成流光溢彩的虹霓。王文常喜欢看舱外的风景，那是他心底最珍视的安祥。

夜色中，战鹰灿若流星之光，利如曳影之剑，人们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。

地面，几十双眼睛仰望这幅流动的墨色画卷。人群中，妻子郭艳仙脚尖轻

踏，从开飞起就一直静静守候在机棚。

不久之后，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官兵将见证一个创纪录的时刻——空军歼击机飞行员安全飞行5290小时。

“师傅带我飞翔，我送他着陆，这

是我的荣幸。”前舱飞行员徐国桥说，能陪师傅飞完最后一架次，也圆了自己一个心愿。

20点29分，战机触地，着陆灯耀眼的光，照在归巢的战鹰上……下了

飞机，王文常和前来祝贺的战友一一握手。

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，但王文常书写了一段追梦天空的传奇，2次荣立二等功，获得空军飞行人员金质荣誉

奖章。

这一次归航后，将不再有出征。平日刚毅如铁的东北硬汉，眼中泛起泪光。

告别飞行，圆满落幕。高原机场的

晚风带着云朵的气息，吹得人心旷神怡。返回营区家属院的路上，王文常神情并茂地和妻子、徒弟们谈论着这次飞行的体验。

又一阵呼啸声传来，战机掠过他们头顶，航迹如虹。回首之间，那美丽的弧线化作了一颗颗的星辰。

“他们会飞得更高更远……”王文常意味深长地说。他相信，“5290”这个自己的终点，将会是更多飞行员振翅高飞的起点。



## 空军特级飞行员王文常——

# 飞行，一辈子追求的事业

■周航 谢麟俊 本报记者 李建文 特约记者 张建新

### 特稿

一身半新不旧的飞行服，一张波澜不惊的面庞。那天，在学校门口，新飞行员袁飞阳一下就认出来，接他去部队报到的人，竟是自己的偶像王文常。

7月1日，是袁飞阳和伙伴们从飞行学院毕业的日子。以这种方式邂逅心中的偶像，袁飞阳有点兴奋。当他还是一名飞行学员时，就曾看过王文常的传奇故事。至今，袁飞阳手机收藏夹里，还保存着这样一条新闻——

在空军飞行部队以分秒衡量的高风险训练中，特级飞行员王文常安全飞行5290小时，起降10000多架次，创造出中国空军歼击机安全飞行时间最长纪录。

### “打破纪录，没有什么了不起”

“歼击机飞行，是在刀尖上行走的‘艺术’。飞行5290小时，我曾遇到过3次空中特情……”7月5日，王文常给刚报到新飞行员们讲的第一课，让袁飞阳格外震撼。

旅长林德生对这名老飞行员的钦佩是发自内心的：“与民航飞行员不同，驾驶歼击机是一种高强度的飞行，对飞行员的身体条件有着严苛的要求。事实上，只要飞行时间突破3300小时，就已经相当难得了。王文常的5290小时来之不易，是我们歼击机飞行员的一个极限……”

2018年初春的一个清晨，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政委丁震找到王文常，告诉他一个消息：“你马上就要破纪录了，空军歼击机安全飞行突破5000小时第一人！”

王文常有点意外。飞行20多年，对于突破5000小时，他其实并没有什么概念。王文常只关注自己每年200多小时的飞行任务。

妻子郭艳仙得知这个消息当晚，专门在家里张罗了一大桌子菜，把王文常的徒弟们喊来热闹一下。结果，原本的庆功宴又被王文常“带跑”了——聊着聊着就变成了飞行技术讲评课，妻子哭笑不得。

“报告王教员，我是您第47名学员丁照文！”

“报告王教员，我是您第53名学员李响！”

庆祝王文常安全飞行突破5000小时仪式现场，一排年轻飞行员郑重向他致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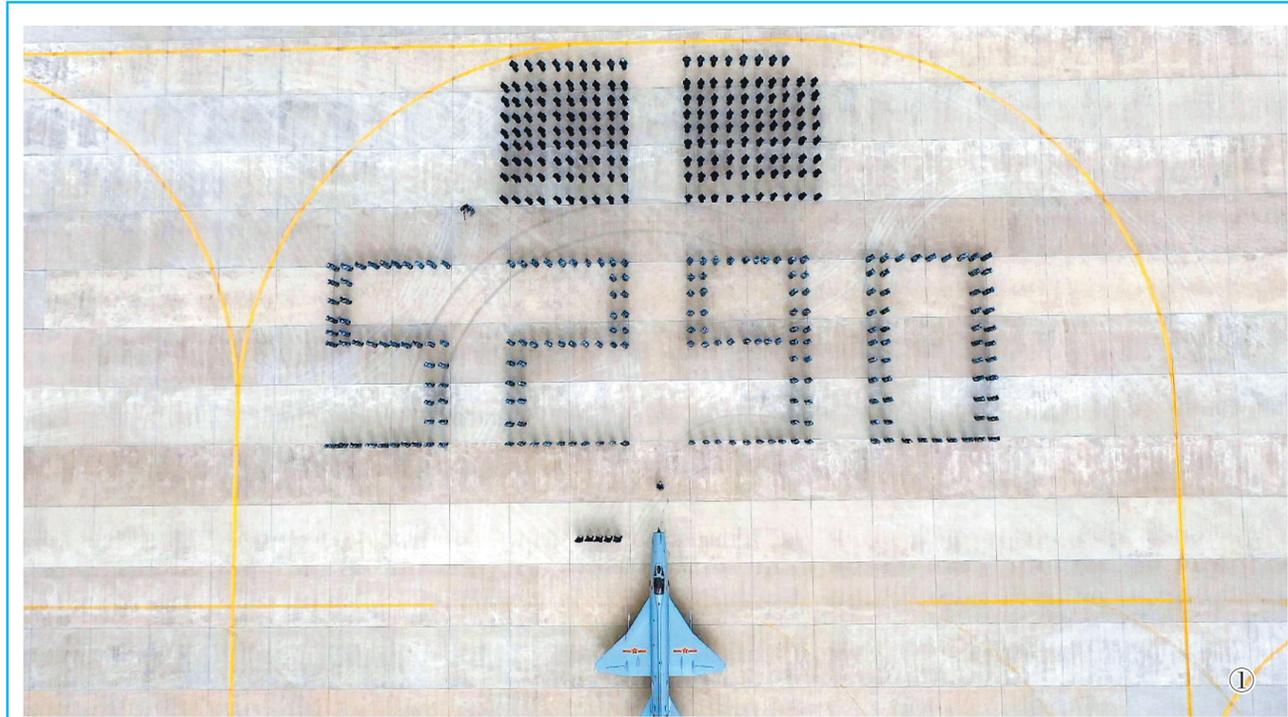
彼时，向来沉稳如山的王文常，显得有些激动，脸上洋溢着骄傲和幸福：“飞行员是国家的‘宝’啊。就冲你们，我感觉自己这20多年，值！”

电视台录了节目，上级党委发出了向王文常学习的倡议。一时间，祝贺纷至沓来，王文常却淡如平常。用他的话说，“打破纪录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只能说明我比别人飞的时间长而已。”

如果把这些年王文常的飞行节奏画出一个时间轴，你会发现，如同发源于雪山的大江大河一般，最初并没有一泻千里的气势，而是愈流愈湍急。

王文常和战友们明白，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实战化训练持续推进，飞行强度越来越大，难度越来越高。飞行员的身心都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，训练成果也越来越显著。

常年高强度训练，让王文常的肩颈和膝关节有了不同程度的损伤。肩周炎发作时，他甚至疼得无法正常平躺。妻子特别心疼，自学穴位按摩和针灸理疗，为他缓解疼痛。



图①：停飞仪式上，空军航空兵某旅官兵摆出“5290”的数字图案，向空军歼击机安全飞行时间纪录保持者王文常致敬。

图②：空军飞行教员王文常（右一）向徒弟徐国桥移交飞行头盔。

图③：天空，是飞行员王文常最荣耀的舞台。

王文常和妻子是初中同班同学。她记得，王文常在中学毕业纪念册上写下的理想是当一名空军飞行员。

1990年，19岁的王文常从吉林农村走出，招飞入伍考入原空军第三飞行学院。不久后，海湾战争爆发，他强烈地认识到，现代战争中，制空权已经成为影响战争全局的重中之重。

“一定要成为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！”那一刻，王文常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方向。每一次飞完，他都会详细记录操作细节，对照飞参数据进行复盘检讨。

在同批学员中，王文常第一个放单飞。几年后，他带着优异的成绩和8万多字的飞行心得笔记，分配到航空兵某部。

从辽阔的东北到千里之外的西南，原本咫尺之遥的家乡变成了梦中的故土。

翱翔蓝天，王文常感受过北国的雪，松花江两岸上演着媲美童话世界的银装盛景。驾机飞过彩云之南，落日的余晖洒在静谧的高原，宛如一层薄纱笼罩着少女的脸颊。

对王文常而言，脚下这片大地是如此美丽，自己也因守护着她而格外自豪。

### “你就是我飞行生涯最大的骄傲”

跑道上，战机接连不断地滑行、起降，高强度的飞行任务让人神经紧绷到极点。站在高高的飞行塔台，王文常正考核一批新飞行员，就像老鹰检验一群试翼的雏鹰。

新飞行员们能不能成功放单飞，不仅关系着个人飞行成绩，还事关飞行安全，更决定了前期训练成果能否顺利转换为战斗力。

从“能飞”到“会飞”的跨越，并非每个新飞行员都能轻易实现。

王文常注意到，一名新飞行员在飞起落航线课时又出现了细微偏差。此前，他也曾多次犯过同样的毛病。

成绩公布，不出所料，那名新飞行员没能成功放单飞。

“我得了4分，是良好啊！”年轻的飞行员略带不满地说。

“成绩良好，习惯不良！”王文常严厉地说。

对于飞行习惯的养成，王文常有着近乎执拗的严格：“标准不能降，正是这些细节决定着新飞行员培养质量。”

讲评新飞行员训练时，王文常说得并不多。他的习惯是亲自驾机示范，用实际行动告诉徒弟“标准”是什么样子的。

王文常的“标准”，传承于自己的师傅——初教-6飞行教员段智成。

一个飞行日，练习10个课目，王文常飞的前9个动作都是满分，而最后一个动作飞了几遍都有些小瑕疵。

本以为自己的各课目成绩能“优劣相抵”，没想到第二天教员又带着王文常进行专项训练。直到他连做三遍都是满分，段教员才露出满意的笑容。

每一粒种子都孕育着希望。当自己也成为一名飞行教员后，王文常理解了师傅当年的苦心 and 用心。

一次，王文常带教的一位新飞行员因为空中表现不佳，被列入“待停飞”人员名单。在例行的教员交叉考核后，等待他的很可能是“停飞”的结论。

王文常的态度，将决定他的去留。王文常深知，每一名飞行员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，倘若盲目决定，不但会击碎一名热血青年的空天梦想，而且会给国家和军队造成极大的损失。

这名新飞行员飞完几个起落后，王文常给出了自己的“诊断”——不停飞。接下来的两周，王文常手把手帮带，每天

给他“开小灶”。没过多久，这名新飞行员仿佛突然“开了窍”，突破了飞行的“瓶颈”，也突破了自己的“瓶颈”。

20多年来，多名即将停飞的新飞行员在王文常的带动下重返蓝天，而且越飞越好。

随着训练课目越来越贴近实战，王文常这个“老飞”也时常感到有些吃力。但他内心非常兴奋，因为在实战化浪潮的洗礼下，能投身这场逐梦天空的“接力赛”，是一种时代的幸运。

国庆70周年大阅兵，歼-20、运-20从天安门广场上空飞过。看到人民空军战略转型开启“加速度”，王文常喜悦之余，心中也生出一丝遗憾。

这些年，王文常带出的徒弟遍布大南地北，他们有的成为八一飞行表演队队员，有的在一线部队驾驶国产最先进战机，有的在比武中勇夺“金头盔”，还有的创造出空军某型战机击落目标的历史纪录。

作为老师，一直飞二代机的王文常，羡慕自己的学生。他说自己并不后悔，因为这50多名飞行员就是自己耕耘蓝天结出来的果实。

王文常身上肩负的使命，是空军所有飞行教员的一个缩影。作为空军航空兵转型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，他们最引以为傲的就是育人成才。

“师傅，我飞上歼-20啦！”那天，飞行员薛军田兴奋地给王文常打来电话。

听到这个喜讯，王文常露出了微笑。他拍拍徒弟们的肩膀说：“都好好飞，像你们薛师兄一样，成为最优秀的飞行员。”

又一个飞行日，23岁的新飞行员陈哲模走进前舱，驾驶战机迎风翱翔。在他身后，王文常看着熟悉的表盘，指导自己最后一名徒弟开始飞行课目。

同一天，36岁的飞行员薛军田也起飞了。他驾驶最先进的国产战机巡航蓝天，面对现代化的数字显示屏，开始了新一轮的战斗训练。

陈哲模起飞的那条跑道，也曾是薛军田飞行的起点……在同一片蓝天下，王文常目送一批又一批战鹰高飞远航。

得知自己的师傅段智成停飞，王文常专门录了一段视频，为师傅送去祝福。师傅打来电话说：“文常啊，你就是我飞行生涯最大的骄傲！”

### “我期待，有人超越我”

那天，王文常正在食堂吃饭，时任旅长赵建新招呼他：“到我跟前来坐。”两人边吃边聊。

“你的停飞命令到了……”

旅长说出这句话的瞬间，王文常的大脑“停止了思考”。这是他一辈子都不曾有过的感受。

“能不能再飞两个架次？”王文常的眉头拧了个结。

根据空军规定，战斗机飞行员满43岁即可随时停飞，最高飞行年限为48岁。

“一定要飞到最高年限，到不允许飞的那一天，安安全全、顺顺利利交出驾驶杆，回报党和军队。”这曾是王文常的期望。但那一天真的来临时，他又计较了起来。

截至2019年11月，王文常累计驾驶歼击机安全飞行5290小时，这个纪录中国空军至今无人打破。

5290小时，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字，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坐标。没有重大任务，没有辉煌战果，有的只是一种坚守的极致。而这极致背后，是一名老飞行员对国家和军队的无限忠诚。

几年前参加同学聚会，转业后在民航拿着高薪的战友也曾让王文常的心起过波澜。

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，天下之易染

者莫如欲。王文常的父亲是一名乡村教师。从小，父亲就教他“责任立身、忠诚立命”。

“国家花这么大的代价培养一个飞行员，尤其是飞行教员，哪有那么容易！”父亲这句话，半是欣赏半是勉励。

王文常喜欢楷书，“形体方正，笔画平直，可做楷模”。人如其字，字如其人。机械师何跃武一眼就能分辨出哪张是王文常的飞行确认卡，因为王教员每架次签名都工工整整。

对王文常来说，飞行是爱好，是初心，更是责任。这份对飞行难以割舍的情意，很快校正了他的航线。

走进部队家属院王文常的家，一切只能用“极简”来形容——屋里几乎没有多余的东西，一切简简单单，井井有条。

准确地说，这更像是妻子郭艳仙的家。工作日，王文常吃住都在飞行大队，只有周末才回家属院住上一两天。尽管夫妻两人同在一个营院，过的却是鹊桥相会的日子。

儿子长大后，妻子就过起“单身”生活。“买一根排骨，砍成六七截儿，她一个人要吃三顿才能吃完。”说起这些，王文常有些愧疚，“我这5290小时，有一半是她飞出来的。”

妻子至今还珍藏着王文常写给她的上百封信。“你的信经过5天的跋涉于24日收到……又见到枫叶一片片，你那红红的笑脸，要比枫叶更娇艳……”眼前这个魁梧健硕的男人，笔下却流淌着如此温柔多情的文字。

王文常说，他的名字里有个“常”字，飞行就是要讲究“如常”，没有任何例外。其实，后半句话他没有说：爱情，亦如是。

《我爱祖国的蓝天》响起，悠扬的旋律中，王文常缓缓走向战机。今年5月25日，部队为王文常举行了隆重的停飞仪式。

早已习惯了高速度快节奏战斗生活的王文常，此刻却走得极慢。凝望，摩挲，轻拍，一遍又一遍，他想与朝夕相伴的“老伙计”多待一会儿。

一曲终了，余音回荡机场。面向战机，王文常抬起右臂庄严敬礼。那一刻，高升的旭日染红了她的脸颊，清风吹散了眼中的雾花，现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

停飞后，王文常转到地面参谋的岗位上，用自己的经验帮助更多飞行员完善操作，摸索新的战术战法。

王文常家里有一块小黑板，闲暇时，他习惯在黑板上画座舱图，进行图上演练。如今，他还是改不了跟飞行有关的一切习惯，包括在小黑板上“作画”。

儿子高中毕业后，也报考了军校，如今是空军某部一名排长。家里这块小黑板，也是他童年最深的印记。

平日里，王文常不苛求儿子的考试分数。有一次，他发现儿子翻阅《三字经》，几天后就丢在一边。他没有批评儿子，而是默默翻开这本书。

几天后，听到父亲把《三字经》从头至尾流畅地背了出来，儿子一脸惊讶与钦佩。

新飞行员们平时很难回家，王文常的家就是他们自己的家。每逢过年过节，师徒几个聚在一起，其乐融融。

饭桌旁，王文常嘱咐徒弟：“我们这代飞行员，都有一个共同的期望，飞好飞机，做一流的战斗机飞行员。以后，你们也会有自己的徒弟，要一代代传承下去。”眼角的皱纹，遮不住王文常心中的快意。

如今，王文常的徒弟孙红亮也坐进了后舱，放飞一批批追逐日月的战鹰。

起飞，升空，红土高原的苍茫云海间，孙红亮耳边再一次响起师傅那句话：“我的纪录是暂时的，肯定会被超越。我期待，有人超越我！”